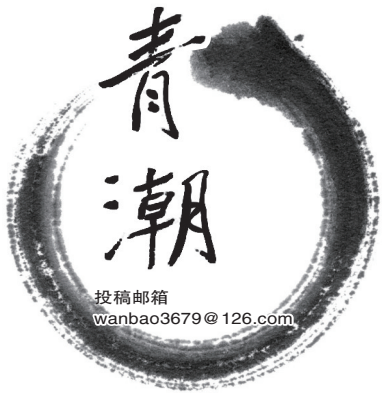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风劲吹

阿占



插图
阿占



生活 风景

暖棚里的盎然春意

薛立全

春节刚过，朋友们的聚会一拨接着一拨。一次酒局，庄园主人刘绪波先生告诉我，他庄园里的蓝莓、草莓、爱情果都成熟了，邀我前去观赏。我一向喜爱初春季，对大地上涌动的超前春意难免心动，迫不及待与刘先生约好观摩日期。

我独自一人驱车赶赴青岛西海岸新区宝山镇的园区。虽然已是立春의第三天，却丝毫不感觉不出初春的暖意，沿河的杨柳也没看出萌发的绿意，走在路上的人还是缩手缩脖，打开车窗仍然寒气逼人，沿路所见原野一片萧疏。导航引导进园区时，老友郭先生已在院内等候。进到会客室顾不上细细品味提前泡上的香茗，我就让郭先生带我去大棚里走走，感受感受初春的喜悦。

接待室附近是草莓大棚，一进大棚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我戴的近视镜瞬间生出一层白雾，视线模糊。擦干眼镜戴上后，眼前呈现出一片盎然春意，笔直的地垄井然有序，垄与垄之间有U型沟槽间隔，地垄上茂盛的草莓秧层层叠叠，有的向上翘起，有的匍匐在地，为整个地垄渲染上翠绿主色调，草莓的根部和地垄的侧面点缀着鲜艳的红草莓，也是大棚里最令人心动的色彩，草莓秧的中部和顶部托举着白中透黄的细碎小花，勤劳的蜜蜂攀附在花心里专心采蜜，采完一棵就“嗡嗡嗡”飞到另一棵继续工作，它在完成采蜜的同时也附带做起了传粉使者。郭先生告诉我，这些蜜蜂是专门买来安放在大棚里授粉的，少了它们果品数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。

走进蓝莓暖棚，成片的矮化蓝莓呈现在眼前。每棵蓝莓都用线绳向上吊直，整整齐齐，肥壮茂盛，很有活力。蓝莓的枝条上缀满了密密的蓝莓，有的压弯了枝头，蓝莓上覆盖着均匀的果粉，让人不忍心动手采摘。这些蓝莓都是第一年结果，果出奇得大且糖分高，挑几个熟透的蓝莓果摘下放进嘴里，有种特殊的绵甜和脆爽，这也是它和普通蓝莓最大的区别。

在园区的西北角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新棚，里面种植着一种名字浪漫的水果——爱情果，其实它是圣女果的一种，植株高挑，果实娇小，色泽红艳，表皮光亮，看着就有一种美好的感觉。我走进暖棚，工人正在整理植株，采摘残果。植株的底部果实结得红彤彤的，一串串一簇簇，甚是喜人。郭先生告诉我，工人们正在为迎接前来采摘的游客做准备，春节后园区里蓝莓、草莓、爱情果盛果期即将到来，她们用心整理好暖棚内环境，给前来采摘的游客添一份喜悦。

看完水果棚，郭先生说：“园区的一角还有一个小型蔬菜棚，专门供应职工食堂之用，你有没有兴趣看看？”我平时就喜欢种菜，所以很有兴致去看看棚里的蔬菜。棚里种植着芹菜、香菜、韭菜、菜花、香葱、云豆等，菜畦规整，堪比花园，各种蔬菜色泽翠绿，油光发亮，生长茂盛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。流连在菜园里，满眼都是春天的景象，期待已久的乙巳年春天真就到来了！

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

每年都有数场大风经过半岛，从正北或西北方向，碾压而来。

大风打着旋儿，发出动物的哀鸣，植物的尖唳，婴儿的啼哭——四面八方都在深深地混响。

大风把人刮歪，把歪长的树刮倒。人也好，树也罢，所能做到的，就是将风迹带入兜转的命途。可不是么，任何树种到了半岛，很难笔直而上，那些意想不到的弯拐、盘曲、迂回和辗转，皆是拜一场场大风所赐。

半岛口音莽硬，江湖气重，去声颇多，声声入海，饱含着分量。究其为何？是闯海的先民与大风较劲之时，呛着风口应答来去，风声愈大，人声愈响，长此以往，便也成就了一方水土的基因和习惯。

尤其在船上，风大浪险，句子不能长，否则后半部分极易被风斩断，于是倒装句出现了。倒装句并非语序混乱，而是说话直奔重点，且要将重点放在句子最前面，以保证传词达意。先民们在汪洋里讨生活，靠风传话，多说无益，也没有条件，最重要的必须先喊出去，不用多久，彪悍的发音和脆生的语境就被塑造出来了。

在半岛，除了大风，还有夏秋季入境的台风。

台风到来之前，空气浓稠得像米粥。天地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小，人们身心肿胀，大汗淋漓，脾气暴躁。蚊子比任何时候飞得都低，它们忽然有了超乎寻常的食欲和性欲。

终于，台风带着魔性，所过之处，横扫一切，砍杀一切，张开凶残的面目，朝着万物相反的方向，用风刃剖解了骨骼和根须。渔村几乎被撕碎，半岛也似要随浪漂远，漂回洪荒时代。

城市秀场

寒冷，寒冷。前些天本地的温度一下子降至零下七八摄氏度，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。出门保暖的大衣、帽子、围巾、手套都“武装”在身，即便这样依旧还觉得冷。景点因风大浪急不得已暂时关闭，甚至一些早已确定的活动也紧急取消。寒冷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诸多不便，也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
一年四季中，寒冷的冬天似乎最漫长也最难过。狂风刺骨，大雪盖地，冰凌垂挂，树木干枯，一片沉寂。科学家研究得出结论：人在五摄氏度之下很容易感冒，零摄氏度之下就会出现冻伤。北方一些地区，虽然时常呈现“好一派北国风光”的景色，但寒风肆虐，冰冷缠身，再美的光景也无心欣赏。

冷中思暖，冬日盼阳，此刻人们最渴望的是“温暖”。

现在室内保暖基本上不再忧愁，特别是北方城市，几乎都有了集中供热。管道里流淌的热水热气，让千家万户在如春的环境中，笑傲室外的冷空气。大自然咆哮起来虽“法力无边”，但在智慧勤劳的人类面前，也会“首肯心折”。

然而，时光若倒退几十年，情景却大不一样。一到冬天，不少人为取暖而犯愁。当时传统的炉子是最好的取暖手段，每到冬季来临之时，人们就要好一阵子忙活：买烟筒，糊炉灶，通烟道，然后把一节节烟筒串起来，架在

渔民早已忙作一团，不是往家里跑，而是往外面奔——收网具，系船只，压瓦片。早年间都是茅草屋，台风来一次，大半个家就没了。渔民用大石头将屋顶压实，或者先在屋顶罩上绳网再压石头，却也是徒劳。瓦房普及以后，为了防止瓦被风掀开，每隔几排就要用水泥将瓦片封死，然而台风来了，照样带走一切。龙卷风在海面上卷起水柱，被渔民叫作“龙喝水”，这种天象一旦出现，总会有几条船留在海上，做了渔品……

矛盾的是，渔民一边怕风，又一边喜欢风。船行海上需要风，有道是“破帆顶上三千桨”，有了好风口，再破的帆也能生出翅膀。运气好，不早不晚碰上东风乍起，送来鱼群，即刻下几网，就能挂得胜旗，满载而归。

做田野调查时，老渔把式常把风

挂在嘴上。“东风一刮海涨潮，三天以后下虾牢”“米虾跃水面，明朝大风起”“北风如刀割，东风尽管掀”“一日西风三日寡，三日东风动瓢掀”，这些谚语都是讲风和渔汛之间的关系，意思是说西风妨碍渔汛，网网打空，东风一刮，才能带来暖流，形成渔汛。

大风最终消失在海面上。来年惊蛰过了，风向转南，海雾须臾而上，春寒仍然料峭，直到五月底，仍不肯将息。以至于，半岛的春天来得特别晚，总是轻寒漠漠的样子。

每一场风后，都会有几朵陌生的云，停留在半岛上方，模样怪怪的，颜色生生的。风若不来，这几朵云就会一动不动赖在头顶，变成乌贼，变成寨花鱼，变成珊瑚石——变成意料之外的形状。

只是风一过，人们忙起来，很少有空看天，变成什么，再无相干。

冬天的回忆

王溱

烟道口，再用黄泥封住口，以防烟雾反冒。之后便是买柴买煤。几百斤的煤块、煤面、煤球、蜂窝煤，一次性买来家，有条件的放在自垒的煤池子里，没条件的堆放在走廊上或门口，上面蒙上草垫、麻袋，防止被雨水雪水冲泡。

几乎都是全家上阵。大人有力气出大力，孩子弱小也会帮着捡拾木柴，搬搬蜂窝煤什么的。这样的画面虽早已成为历史被封存，但相信“过来的人”脑海里不时还会呈现。

自身保暖更重要。如今，各式各样的御寒衣服眼花缭乱，不光样式好，材质也过硬。棉、绒、呢、毛，应有尽有。不像多年前，满街“干道猴”“军大衣”，成了御寒的标配。许多曾经的孩子一定会记得，冬天父母为了让自己暖和，能穿的衣服都找出来穿上。什么秋衣秋裤，什么毛衣棉裤，统统裹在身上，一层又一层，就像是“千层衣”。那情景不由令人想起《游子吟》：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父母对孩子的爱，不会因为寒冷变得“缩水”，相反会更加呵护，更加关注。

跟老友相聚说起过冬，有人问：什么记忆最深刻？竟异口同声说起大白菜。大白菜是北方人冬天主要的食材，炒、拌、炖、腌，包饺子、包包子都是“主打”。以前商品流通不像今天这样顺畅，交通也不发达。进入

冬季，蔬菜供应大受影响，菜店里几乎见不到别的蔬菜，唯有大白菜独领风骚。所以，别看冬天里食材单一，但在“巧妇”和“大厨”面前，不少家庭的饭桌上，时常会有惊喜。特别是过年吃饺子，馅里大白菜一定少不了。

冬季储存大白菜是旧时光家家户户的规定动作，自然，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许多人一定不会忘记，当大白菜上市时，街道上、院落里，时不时会出现一辆辆大卡车或大板车，上面堆着如小山般的大白菜。售货员用地秤一筐筐一包包地过磅，大家都是几十斤几百斤地买。邻里百家互相帮忙，抬的抬，扛的扛，家家户户门前很快便堆起了“白菜阵”。乍一看还犯愁：啥时吃得完？实际真不用担心，一天差不多吃一棵，人口多的还不止。一个冬天下来，算算要消耗多少？

现如今各方面条件好了也方便多了，冬天没必要再费事储存大白菜了。但有的人家还照旧喜欢，特别是有老人的人家，家里总会有几棵大白菜备着。一些老人就愿意享受从家门口随手取来的快乐，那是一种怀旧的回味又是一种生活的情愫。

冬天虽然“难熬”，甚至要付出的比其他季节更多，但忙碌中会让人倍加感受到勤劳所带来的欢乐和温暖。那是一种别样的滋味，没经历过的人自然就无法感受，更无法感慨。